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

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

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維

貞失之則于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

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

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

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



尚書正義序

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受煊於  
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  
五代書摠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  
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  
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  
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司  
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  
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  
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寔漢

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  
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  
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  
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  
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  
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  
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  
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  
爲險無義而更生意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

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  
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  
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  
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  
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  
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  
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  
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敘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疏**曰道

本冲寂非有各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  
 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  
 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  
 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  
 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議所謂  
 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  
 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  
 序述尚書起記存亡註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  
 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  
 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于夏  
 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  
 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  
 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註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  
 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  
 所嫌  
 故也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氏伏古作處犧本又作義亦作戲許皮反說文云賈侍

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義古字戲今字氏一

號包義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

太皞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

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

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

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

易之以書契文

文字也籍籍書

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

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

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

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

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厨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

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

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

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

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  
 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  
 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  
 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  
 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  
 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  
 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  
 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  
 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  
 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  
 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  
 於八卦今云八卦若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  
 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註  
 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  
 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  
 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

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  
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  
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  
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爲網罟蓋取諸離  
彼謂結網罟之繩與結爲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  
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  
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  
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羲  
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爲九事之目未乃云上古  
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卽黃  
帝堯舜何得爲伏羲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  
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  
而大義乖况遺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辭文辭近  
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乎  
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其馬融  
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  
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  
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堯伏羲神

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南  
 箕坤是皇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陸重  
 門取豫曰梓取小過孤矢取泰此五者時無所繫在  
 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蓋美  
 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  
 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  
 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  
 上古結繩何處伏羲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  
 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瑋固葬誣宋志傳玄皆云蒼  
 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  
 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漢周云在炎帝之世  
 衛氏云當在包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  
 揖云蒼頡為帝王生千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  
 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  
 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  
 合籙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蜚七也因提八也  
 禪通九也疏仡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  
 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

可以辨孔也然紀曰楚人而下博以為自開闢而設  
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據張揖漢到徐整等說  
亦不可以其斷其疏仡之紀似自黃帝為始耳又依  
易緯通卦驗楚人在伏犧前表計寔其刻曰蒼牙通  
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註云刻謂刻石而記  
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  
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頭荷義膺抱信足  
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  
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  
傳稱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  
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  
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泰山禪  
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  
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  
攬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  
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王之  
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是教世之用猶遠人有大中古用以燔黍禘祫後聖  
 乃修其刑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遷若  
 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  
 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素  
 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  
 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  
 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  
 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  
 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  
 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

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神農炎帝也姜姓母曰女登以  
 大德王三皇之二也黃帝軒轅

也姬姓少典之子母曰附實以上德王三皇之三也  
 史記云姓公孫名軒轅一號有熊氏墳扶云反大也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詩照少

反昊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玄囂已  
 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頊

傳項許玉反顛項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  
母曰景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  
譽也姬姓譽口毒反母名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  
也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  
故號陶唐氏帝譽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  
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顛項六  
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上德王五帝之五也  
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子同並見發題 **至常**  
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  
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  
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  
名或直指其人言及稱便不為義例顧氏引帝王世  
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  
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星附寶  
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口角龍顏少昊金天  
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顛項母  
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  
於幽房之宮而生顛項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曉

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臯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爲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謂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故畧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爲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爲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大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爲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

皇義用續文云三皇之書爲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  
書者案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  
鄭玄亦云其書卽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  
據後錄定孔君以爲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後  
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  
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手權以  
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座帝鴻金天高陽  
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  
之又易輿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繼數又鄭玄云  
女媧修伏羲之道無改作則已上修舊者衆豈皆爲  
皇乎旣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  
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  
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  
帝所謂耀燭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  
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并互自相乖阻也其諸  
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  
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爲伏  
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創作莫先於伏羲何以燧人廟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後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縱有不遇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何爲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廟樂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黃帝曾孫玄囑孫僑極十堯爲帝嚳子舜爲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

謬爲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  
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  
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  
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  
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  
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  
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  
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  
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而  
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爲皇其五帝自黃帝至  
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皇亦非五帝  
與三王爲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爲體不雅則風除  
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

至于夏商周之

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

○夏禹天下號  
也以金德王三

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  
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

誥故報反告也示也與鳥既至于至一撥。正義曰  
 報反深也揆葵葵反度也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  
 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  
 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  
 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與之義其所場  
 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  
 同入尚書共為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  
 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  
 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  
 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  
 言三代之書廁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  
 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  
 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  
 此訓誥誓命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  
 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  
 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  
 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  
 典麗實是典故曰雅誥與義其歸一揆即為典之謂

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賁征範類猶有入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入文從要約一語兼焉何者以此人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與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為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

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正義曰顧命云越王五重陳寶魯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為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

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

宜皆聚此書也

○八索所白反下同求也徐音素本或作素

書也○正

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爲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爲總卽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有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卽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

者又天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下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不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

桑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立世帝王遺書也

○左史史官在左倚於綺反劉琴綺反相息亮反 春秋至書也。正義曰以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似其名

字蓋為太史而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或別有此左史乎

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問所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為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

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  
 況于草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  
 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  
 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  
 不知在何代故  
 直總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  
 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

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

丘

○刪色  
 女姦反  
 先君至九丘。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

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  
 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  
 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  
 王時卒故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  
 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  
 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為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

上因書美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善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或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為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為文之便不為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為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修述也詩有序五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

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  
 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  
 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  
 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  
 書內之正尚有去者况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  
 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  
 以黜者以不有所與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  
 上巳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  
 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 討論墳典斷自  
 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

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斷一亂反詒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翦咨淺  
 反撮七活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  
 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  
 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

三十八篇正八攝六四篇亡

論詩

至白篇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

詩約更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

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

論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

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

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

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

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

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二墳是

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

而少者為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

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

言之機要云撮為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

綱者網之索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

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

帝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  
 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卽堯典舜典謨  
 卽大禹謨臯陶謨訓卽伊訓高宗之訓誥卽湯誥大  
 誥誓卽甘誓湯誓命卽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  
 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  
 則十矣若論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  
 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  
 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  
 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  
 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  
 太僕正乎此事爲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  
 子求書得黃帝之孫帝嚳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  
 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  
 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以爲去三千一百  
 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爲不可依用今所考嚴  
 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  
 由堯以爲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爲舜讓得人故史  
 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

禱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  
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

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也。恢苦回反大也。坦土管反。所以至其義。止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

云。三千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及秦始皇滅

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

藏其家書于屋壁。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

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坑。及秦至屋壁。止義

若庚反難乃且反解音蟹。曰言孔子既定此書

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  
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  
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  
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

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  
 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  
 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  
 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  
 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尚序序云秦收古文以為  
 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  
 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礪谷之  
 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  
 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  
 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  
 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  
 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  
 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為魏  
 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  
 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為武帝博  
 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  
 家書是安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

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戶敬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為校闡尺善反大也明也

齊子禮反濟南郡名也伏生名勝過古臥反後同傳

直戀反下傳之子孫同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也

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

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

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

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

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  
更眾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  
是程隱大猷是經彼註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  
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  
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  
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

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  
 九于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  
 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  
 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  
 目暗至年九十鼂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  
 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為少之文勢何者  
 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  
 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  
 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秦誓猶有三十一案史  
 記及儒林傳者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  
 全之秦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秦誓後得鄭玄  
 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  
 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  
 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  
 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人於伏生所傳內  
 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

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秦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秦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秦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秦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秦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秦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的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偽造秦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秦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瘠璣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曰生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

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  
知書要責史所為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  
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  
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  
歷三世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  
運經文以先生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  
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比太之  
與上為義不異禮以唐虞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  
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為  
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  
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  
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至魯其王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  
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并孔子堂聞

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  
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

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林作數云公壞反  
 毀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  
 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至魯至壞宅。正義曰  
 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  
 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日  
 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哀益乃壞孔子  
 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  
 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  
 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闢命鐘石蒼絲  
 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  
 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  
 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  
 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  
 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  
 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  
 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  
 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詔諸家  
 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

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  
帝賜釋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  
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  
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  
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  
已壞者亦不敢居  
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  
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  
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  
一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  
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

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隸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禹謨夏

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秦誓三篇武成旅葵微

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合舊音

問又如字下同臯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繇

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

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一百篇之序謂虞書汨作九共

九篇膏既夏書帝告肇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

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

原命仲丁河澗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

歸禾嘉木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

二篇仁上

時掌反

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也科

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

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

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

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

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  
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  
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  
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爲隸古定不  
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  
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  
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  
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  
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  
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  
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象聲江河四曰  
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  
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  
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  
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  
體而已衛恆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  
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反秦用篆書焚  
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

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入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入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及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子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

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謨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與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謨命泰誓皆三

篇共卷減其入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  
 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  
 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  
 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  
 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  
 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  
 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  
 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為五十九

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

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為于偽反覃

從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采撫之承詔至

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暢丑亮反將來

正義曰安國時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

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

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

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

服儒者皆以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  
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次之別云注  
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漢稱  
傳於後者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  
傳而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  
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  
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拈拾採撫羣書之  
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爲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  
證亦不煩多爲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  
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  
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  
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  
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  
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  
與經籍理相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  
撫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  
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  
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爲言多須詰訓而孔君爲例一

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

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

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子孫孫以貽

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十偽

反又如字見賢通反冠工亂反巫蠱漢武帝末征和

中江充造蠱敗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無蠱音

古貽以之通書序至隱也。正義曰孔君既言已立

反遺也通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為

序不是總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

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

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

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

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

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

尚見序既分敬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認  
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  
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爲此之故不  
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已  
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  
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  
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  
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  
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之玄註云左道謂  
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  
故云巫蠱蠱者總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  
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爲魑令  
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  
巳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  
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  
之使工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已不爲  
此以充言充言實卽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

子釋長安因與鬪不勝而出走奔湖遂自殺此卽巫  
 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已道人所不  
 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爲不隱藏耳易曰謙謙  
 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檢揚云君子知已者亦  
 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已傳是深遠因而有所  
 曉諭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  
 於我哉

本承通以盡興外世及入對并及衣本郊登受世必  
 窮以通對表圖亦以窮對取不異圖上舉自對飲也  
 殺象益謙之意誠息知養衣不謙并而愚亂及姑不  
 元既義舉當以此奏聞飲則養而固來在巫蠱之事  
 長象謂來謀得其一篇始安在亦久餘然其本承暗

尚書註疏卷第二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堯典第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一篇在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若從隸古本并  
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  
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  
皋篇相次第訓為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  
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  
既備因羲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為故為第一也然  
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舜下終  
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  
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導之後代不應  
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

書之理自昔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  
 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  
 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北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  
 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  
 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與也大禹謨皋陶謨二  
 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昔誓秦  
 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神池之語湯  
 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  
 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  
 命罔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  
 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  
 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  
 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  
 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  
 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議其政事  
 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  
 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  
 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

官上諸於下亦諸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  
呂刑陳刑告王亦諸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  
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  
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  
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  
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  
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  
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  
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  
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  
錄為次孔未入學宮以此虞書凡十六篇十一  
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虞書篇亡五篇見存  
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  
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  
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  
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  
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尚書  
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

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註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註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入年左傳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禧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成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

成十七旅葵十八穢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  
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若牙二十四罔  
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亞盞不行以終前漢諸儒  
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  
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三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  
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與孔則於伏生  
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  
出舜典蓋覆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篇二十  
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  
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  
增蓋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篇所增蓋二十四篇者  
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汧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  
十二益覆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  
咸有一德十七典實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  
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葵二十三訓命二十四以此  
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  
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  
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

卽卷也卽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  
 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  
 王伐紂引今文秦誓云丙午違師又引武成越若來  
 三月五日甲子成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  
 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易是與孔亦異  
 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秦誓秦誓並無此文又云  
 逸十六篇絕無解詁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註左  
 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  
 亦不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虜伐木註五子之歌  
 云避亂於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又註禹貢引胤  
 征云胤胤女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  
 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履  
 又註旅癸云癸讀曰蒙謂是酋蒙之長又古文有神  
 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面云十其訓作典寶之等  
 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  
 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卬  
 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勅石經是也孔所  
 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

賈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三三  
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  
本義今疾此蔽昌猶復疑惑未俊是鄭意師祖孔學  
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  
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  
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  
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  
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  
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  
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  
書宅岵夷為宅岵鐵昧谷曰柳春心腹腎腸曰憂腎  
陽剗刑剗剗云贖宮剗剗頭庶剗是鄭註不同也三  
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  
俊俊傳膠東庸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  
璜及塗暉暉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  
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  
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  
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

註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始子  
 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  
 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  
 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  
 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于汝南  
 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  
 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  
 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  
 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  
 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註之  
 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孔氏  
 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孔氏  
 傳傳即註也以前稱傳  
 義舊說漢已前稱傳其氏以別眾家或當時自  
 題孔氏亦可  
 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傳**

言聖德之遠著

古也

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聰  
千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著張慮反將遜于位

讓于虞舜遜道也老使攝遜禪之  
○通本作遜徒  
遜反退也避也

遂禪音時戰作堯典昔在至堯典○正義曰此序

反讓也授也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

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

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

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

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成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

所由重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成有一德周公作立  
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謂作九共九篇橐籥  
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皋陶謨益  
稷夏社疑至臣卮伊訓肆命祖后太甲三篇盤庚三  
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  
二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  
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  
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

十三卽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爲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卽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卽思也聰明文思卽其聖性行之于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旣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爲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卽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爲名故謂之爲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卽帝也大道旣隱各親其親卽王也則

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逐同天之名以爲優劣五帝有爲而同天三王無爲而同天立名以爲優劣耳但有爲無爲亦逐多少以爲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爲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爲義旣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爲義不爲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于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註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旣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

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明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各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爲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爲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爲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謐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謐也故馬融亦云謐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謐法而馬融云禹湯不枉謐法故疑之將由謐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爲謐後來所加故或本日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謐周道也周書謐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爲謐謐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謐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爲死謐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謐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

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入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為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謐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眾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

訓光者從經為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聖德之遠著。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傳**老使至禪之。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遜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涉帝位是也。雖聖受而攝之，而堯以為禪，或云汝涉帝位為攝，因即直言為讓，故云遜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傳**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



**堯典**。正義曰：序已云作

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

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

**傳**

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

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傳**

勳功欽敬也言堯放

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

者○放方往反註同徐云鄭王如字勳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論同一云放勳堯字欽明文

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傳**

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

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

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正義曰史

問本亦作問溢音逸○將述堯之美故為題目之

辭曰能順考按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

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

化心意恆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

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于已身則有此四

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

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

美名充滿被溢于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

日月所照者無所不至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

稽古之事也○若順至帝堯○正義曰若順釋言

文詩稱考十惟王洪範考十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為

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

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

顯見可知則經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

道者古入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

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  
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巳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  
有可取者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  
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為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  
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知禍災  
若未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  
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為同訓古  
為大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  
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  
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異教當因之人  
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貴  
鄉公皆以鄭為長非篤論也。勳功至安者。正  
義曰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  
世之功卽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效其功而已傳  
彖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為化功之  
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  
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

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爲此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爲得也。信允信至天地。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爲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特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己也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用皆言信實能爲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爲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

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爵名官  
先及于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  
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  
為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  
効靈是亦格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能明俊德之士

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

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

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昭亦明也協合黎眾時是雍和也言天下眾民皆變

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

黎力也。克明至時雍。正義曰言堯能名聞

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為君也能尊  
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

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照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後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為九族。○禮記喪服小記族謂由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子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二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盡無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為遠近之次也。○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

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  
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  
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  
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  
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  
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既已  
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為已經傳之言  
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  
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  
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  
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  
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庶虞稽古建  
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庶虞之世經  
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  
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  
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  
先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  
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

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  
 故訓協為合也黎眾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竟民  
 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  
 下眾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  
 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  
 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  
 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  
 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  
 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  
 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  
 宜為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土化則九族既  
 睦百姓昭明亦是變  
 上故得睦得明也

星辰敬授人時

傳

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

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

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

入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義和馬云義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

吳初老又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

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姬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

分命義仲宅嶠夷曰陽谷

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嶠

夷陽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陽谷陽谷嶠夷

一也義仲居治東方之官

○嶠音馬云嶠海隅也夷榮夷也尚書考靈耀及

史記作禺缺陽音陽谷工木反又音嶠下同馬云陽谷海嶠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

衍寅寅出日平秩東作

寅敬寅導秩序也歲起於

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乎均次

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寅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頌馬云從也出

尺遂反又如字註同平如字馬作平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

日中星鳥以殷

仲春

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

春分之昏鳥星異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

則可知

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中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

厥民析

鳥獸孳尾

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

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析

星歷反孳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

申命羲叔宅南交

傳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

方之官

重氣用反

平秩南訛敬致

**傳**

訛化也掌夏之官

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

亦舉一隅

訛五和反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傳**

永長也謂

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

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草

**傳**

因謂

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

少改易章改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傳**

昧冥也日

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暘夷東可

知此於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

昧武內反  
冥莫定反

寅

餞納日平秩西成

**傳**

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

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餞應衍  
反馬云滅

也滅猶  
殺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傳**

宵夜也春言日秋言

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

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傳**

夷平也老壯在田與

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整理

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

取以為  
器用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傳**

北稱

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

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

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

各有所掌

別音彼列反下同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傳**

日短冬

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

節厥民隩鳥獸氄毛

**傳**

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

辟風寒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焉

隩於六反馬云煖也氄

如勇反徐又音而充反馬云溫柔貌辟音避與如竟反本或作濡音備毳尺鏡反

帝曰咨汝

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傳**

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

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

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

節成一歲之曆象 ○覽其器反其居其反下同句允

**釐百工庶績咸熙** 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

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眾

功皆廣敷其善 ○釐力之反熙乃命至咸熙○正

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王所陳但聖不

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聖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

義民和氏燮暉吳天之命曆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

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

數以為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

晚其總為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日更

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  
令居治東方燭爽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  
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乎均次  
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乎均次  
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  
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  
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  
其時之民宜分祈適野老弱居室下壯就功於時鳥  
獸皆孕胎卵擊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  
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  
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制之均乎次序南  
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  
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  
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  
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皆毛希少變改  
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  
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  
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

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  
 歛于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  
 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  
 實農事未闕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  
 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  
 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  
 治之平均觀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  
 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  
 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  
 處深曠之室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煖此是義  
 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  
 而歎之曰咨嗟汝義仲義叔與和仲和叔一莽之間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為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  
 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  
 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曆告時  
 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義和能  
 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重黎不序  
 之。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雒

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  
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  
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  
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爲重黎之後世掌天地  
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揚子  
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  
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義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  
卽義也黎卽和也義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  
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  
命重黎故鄭玄於此註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  
天黎爲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爲說也楚世  
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  
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  
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  
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爲  
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

謬故束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  
 重為句芒黎為祝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顓  
 頊之子其為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  
 與黎同命明使重為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  
 可得稱為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為南正且木不主  
 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  
 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位故掌天  
 謂之南正黎稱木官故掌地猶為火正鄭答趙商云  
 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北正孔無明說  
 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鄭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  
 自顓頊以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  
 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代  
 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  
 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乎顓頊  
 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  
 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  
 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  
 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

刑說義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彼尚近重黎何故  
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  
天黎司地義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義和通掌  
之也此云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是義和二氏共掌天  
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  
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  
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  
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  
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  
刑之義以為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僂顓頊乃  
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  
掌天地相通人神雜僂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  
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義主春夏和主秋  
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  
胤征云義和涵滌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義和同罪明  
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  
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  
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

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顯頌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  
與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  
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  
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象  
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  
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  
傳稱禹蓋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  
二人然齋命之六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  
秩宗皋陶為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  
官之附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并非  
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于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  
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  
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  
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  
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  
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  
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桓  
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

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堯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天廣天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闕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為昊天夏為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闕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于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天四時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布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

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爲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爲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爲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繫曆其所行法象其所存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爲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爲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罷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爲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

一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爲一觀文爲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爲不動也。宅居至之官。止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爲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爲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以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卽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總舉其日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旣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所命無節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

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嶠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  
有地名此爲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義仲居治東方之  
官居在帝鄉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  
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  
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  
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  
下文而互發之。○**禮**寅敬至務農。○正義曰寅敬也  
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爲導也釋詁以秩爲常  
常卽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  
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  
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  
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  
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  
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乎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  
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乎秩西成之事使人收  
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  
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  
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

出入平秩南詔亦是導日之事乎在朔易亦是送日  
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為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旬  
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  
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  
序王者以農為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為平秩設  
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  
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為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  
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  
明此以歲事初起時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  
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  
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日中至可知。正義  
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  
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  
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  
說夫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  
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晝夜五  
刻以禪於晝則晝多於夜復較五刻古今曆術與太  
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

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枝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晝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戌參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卽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又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

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雀七  
宿也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  
星火滿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  
釋言以殷為中正義同故殷為正也此經冬夏言  
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  
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西地則初昏  
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雀七宿  
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而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  
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  
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  
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  
而書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伏冬相與互謂之  
母成子子助母斯微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為星鳥  
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  
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  
星不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  
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其  
要異者以所宅為孟月日中日月為仲月星鳥星火

為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  
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次之  
屬仲月未中故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  
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  
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  
畢見稍為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冬寒至曰  
尾。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  
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  
胎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  
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中重  
至之官。正義曰申重釋諸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  
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  
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  
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所掌與義仲相  
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  
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  
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讖訖化至  
一隅。正義曰訖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

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  
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  
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  
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  
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永長至可知。正義  
曰永長釋諸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  
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  
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  
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  
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昏之時角亢  
在午氏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  
○○因謂至草改。正義曰春既分插在外今日因  
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  
易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  
往前草謂變草故為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  
例也。○○昧冥至之政。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  
是暗故昧為冥也答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  
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

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嚳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嚳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饋送至成物。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欲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日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宵夜至三秋。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著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是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卽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卽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女在午女虛

危在己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  
分之亡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夷平至整理  
○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  
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毳者毛  
羽美悅之狀故為理也夏時毛羽稀少今則毛羽復  
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至  
所掌。○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  
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  
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  
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  
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朔矣當為東  
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  
也幽之與明文恆相對北既稱南則南當稱明從此  
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  
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  
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  
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  
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

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  
 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囿倉是人之與  
 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  
 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  
 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  
 是在為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  
 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為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  
 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  
 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  
 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  
 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總  
 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  
 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日  
 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隩**室至  
 溫焉。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  
 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為室也物生皆  
 盡野才咸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  
 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焉

經言經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與毛解之。○禮咨嗟至曆象。正義曰咨嗟豎與皆釋詁文也。匝四時曰朞。朞卽匝也。故王肅云朞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察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耀乾鑿度。嶽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卽月

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日之外有餘分三百  
 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  
 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  
 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  
 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  
 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日乎為  
 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  
 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為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  
 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  
 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  
 小月雖為歲月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  
 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  
 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  
 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  
 八百二十七為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  
 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  
 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  
 并一百九十日為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為

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爲二百三十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  
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  
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卽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卽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允信至其善。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爲訓他皆倣此類也續功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衆功皆廣歎其善謂帝歎義和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之功也。

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

。疇直由反

放齊曰胤子

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傳**

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

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

乎言不可

。放方往反注同胤引信反馬云嗣也吁況于反徐往付反一音于嚚魚中反訟才

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報反下註同乎鬪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

**傳**

采事也復

求誰能順我事者

。予音餘又羊汝反采七在反馬云官也復扶又反

驩兜曰

都共工方鳩僝功

**傳**

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

官稱鳩聚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

。驩呼端反兜

丁侯反共音恭注同係仕簡反徐音撫馬云具也於音烏稱尺證反

帝曰吁靜言庸違

象恭滔天

**傳**

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

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狼若漫天言不可用

滔吐刀反漫末旦反下同又未寒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狼恨懇反

帝曰咨四岳

**傳**

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

湯洪水方割

**傳**

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

為害

湯音傷洪音戶工反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傳**

蕩蕩

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裹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

大若漫天

浩胡老反滌大歷反上時掌反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傳**

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

能治者將使之

爾反 俾必

僉曰於鯀哉

**傳**

僉皆也鯀崇

伯之名朝臣舉之

僉七廉反又七劔反於音鳥鯀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遙反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

**傳**

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屨

圯毀族類也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

敗善類

咈扶弗反忿戾也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圯音皮美反戾音力計反

岳

曰異哉試可乃已

**傳**

異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

可試無成乃退

異孔王音怡 昇徐云鄭音

帝曰往欽哉

**傳**

勅鯀

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狠戾圯族未明其所

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

**傳**

載年

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帝曰**疇咨若子  
至九載績用弗

成。正義曰史又敘堯事堯任義和衆功已廣及其  
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  
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  
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  
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  
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闇又好爭訟豈可用  
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  
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卽欲用之  
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  
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  
言此入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  
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  
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類類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  
爲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  
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  
在方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地之物包

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  
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  
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  
吁其人心狠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  
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  
岳曰帝若謂鯀爲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  
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  
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  
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勅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  
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  
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  
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故也  
○**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  
故爲用也馬融以義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  
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孔於  
下傳云四岳卽土義和之四子帝就義和求賢則所  
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義和氏孔以義和掌天地之  
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自

官之事非復義和之職但義和告特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成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義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也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成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卽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爲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成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放齊全不可。正義曰以放齊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爲名爲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此是爲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願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玄

以為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  
為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為開書傳通訓言  
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為此聲故  
以為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  
言為詈是言不忠信為詈也其人心既頑詈又好爭  
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  
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  
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詈訟以為啓明舉愚在  
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  
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肉少鑿明  
未能圖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  
乃知其詈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  
為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殺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為  
凶人者胤子雖有詈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  
之實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  
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  
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采事至事者。正義曰  
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

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驩兜釋其功。正義曰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解鄭以為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解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為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儻然見之狀故為見數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狠取人之功以為己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己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

功也。○**博**靜謀至可用。正義曰：靜謀釋詰文，滔者漫浸之名，浸必漫其上，故滔為漫也。共工險偽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狠，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狠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愈嬰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其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博**四岳至稱焉。正義曰：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土於外事，岳者四

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  
其事爲一以此知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  
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  
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  
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詩堯在位六  
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  
將百歲故馬鄭以爲羲和皆死孔以爲四岳卽是羲  
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  
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  
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  
叔子孫世掌岳事也。湯湯至爲害。正義曰湯  
湯波動之狀故爲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爲割故割  
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謂其編害四方也。蕩  
蕩至漫天。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  
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  
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爲包也釋言  
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  
謂遠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遠山

上陵故為盛大之勢總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傳**俾使又治也。正義曰俾使又治釋詁文。**傳**僉皆至舉之。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禹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眾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凡言至善類。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嗚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比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類也言鯀性狠戾多乖異眾人好此方面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狠戾違眾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傳**異已已退也。正義曰異聲近已故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停住之意故為退也。**傳**勅鯀至用之

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  
狠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  
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  
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  
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  
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  
聰明之鑒既知鯀性狠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  
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  
常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願云堯雖  
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訓倒懸之望以  
供一切之求耳。**禮**載年至退之。正義曰釋天云  
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  
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  
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米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  
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舜典云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  
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  
冠之羽山周禮大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

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卽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爲三載卽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爲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顯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與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狠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狠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旣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爲舜之怨慕由己之私鯀之治水乃爲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

帝

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傳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

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朕直

云我汝能庸命翼朕位傳翼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

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巽音遜岳曰否德忝帝位

傳否不忝辱也辭不堪鄰忝音他尊反曰明明揚

側陋傳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

陋者廣求賢也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傳師眾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

舜名在下民之中眾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故不舉

乃不獲已而言之錫星歷反鯀故頑反虞舜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

錄之臣子為舜故變名言謚

帝曰俞子聞如何俞然也然其所

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俞羊朱反行下孟反下其行同岳曰

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

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心不

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瞽

音古傲五報反嚚素后反稱又證反又如字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

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諧戶皆反烝之承反姦古頑反帝曰我其試

**哉**  
**傳**言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

以治家觀治國  
女音尼慮反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

**于虞**  
**傳**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

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媯音居危反汭音如銳

反水乏內也杜預注左傳云  
水之隈曲曰汭嬪音毗人反  
**帝曰欽哉**  
**傳**歎舜能修

已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帝曰咨四至**  
**致**

以繇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  
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

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  
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

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言已  
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  
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  
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  
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  
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  
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  
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  
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爲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  
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卽以女  
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  
之心於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  
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  
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堯年。正義曰  
編檢今之書傳無堯卽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爲  
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必當有所案據  
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爲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  
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

嚳之子帝孳之弟嚳崩孳立孳崩乃傳位於堯然則  
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  
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  
經文承續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  
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已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  
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代已令代者自治是虞  
史感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  
災成堯美也。○嚳異順至之事。○正義曰異順易  
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  
致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  
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為長故讓位於四  
岳也。○嚳否不至不堪。○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  
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為羣臣之  
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為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  
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測陋之處。○嚳堯  
知至求賢。○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  
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為  
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

匿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師衆至言之  
 正義曰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慈悒

不寐日恆鰥鰥然後鰥字從魚魚目恆不閉王制云  
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  
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  
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  
者卽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  
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  
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爲之說耳虞氏舜  
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  
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  
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  
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  
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  
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爲生號  
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  
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  
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已不若故不舉之以  
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  
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耻已不若故

不早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敬躬  
 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  
 師為眾臣為朝臣之眾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  
 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  
 臣眾舉側陋眾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  
 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  
 師為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  
 獨對帝也。○**○**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釋言文  
 然其所舉言良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  
 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眾舉薦  
 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  
 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  
 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  
 也。○**○**無目至並惡。正義曰周禮樂官有瞽矇之  
 職以其無目使取矇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  
 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  
 謂之瞽配字曰矇矇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為瞽矇

詩云矇矇奏公是矇爲瞽類大禹謨云祗載見瞽矇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矇盲以爲瞽矇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矇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卽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矇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僖三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爲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

**禮** 諸和至於姦惡。正義曰諸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罷昏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矇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

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  
 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為姦之  
 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罹  
 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  
 不為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怨象無害  
 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  
 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言欲至行迹也正義曰  
 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  
 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肅生之徒漏之也鄭玄  
 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  
 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凡漢今  
 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  
 以難事與此異也○鳥女妻至治國○正義曰左傳  
 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  
 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子時謂妻舜於楚故傳  
 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  
 三惡身為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澹慶於

尚二女以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故夫  
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於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  
當有賢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  
女英舜既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初適  
舜時即娥皇為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  
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  
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  
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  
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  
降下至虞氏○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  
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釐降謂  
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為  
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  
理下帝女尊尤之心於所居為水之汭使之服行婦  
道於虞氏虞與媯汭為一也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  
分為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  
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  
婦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

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  
 媯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  
 者蓋舜以大孝不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  
 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觀**歎舜  
 至大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繇舜之敬故帝言  
 欽哉歎能修已行敬以安民也能修已及安人則是  
 所能者大故歎也論語云修已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尚書註疏卷第三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舜典第二

釋文王氏註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云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類類孔氏故

取下註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徐先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虞書

虞舜側微

為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

試諸難

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

○難乃

作舜典

堯聞之

堯舜至舜典。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

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為庶人故或  
 賤。○正義曰此云測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  
 之側其人貧寒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  
 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  
 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嬌牛嬌牛生瞽瞍瞽瞍生  
 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  
 相傳常有國上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  
 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上瞽瞍始失國也。  
 ○○嗣繼至難事。○正義曰嗣繼釋文經所云復微  
 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舜典

典之義與堯同

曰若稽古帝舜

○

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曰重華協

于帝

○

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堯俱聖明

○曰若稽

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與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與本或此下更有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凡二十八字與聊出之於王註無施也  
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

○

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

信允塞上下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道德月聞天朝遂見徵用

○

曰若至以位。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

梅賾上孔氏傳稱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  
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已  
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  
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  
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  
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  
案古道而行之者是為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  
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  
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臺盪  
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各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

道德升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  
 濬深至上下。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  
 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  
 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  
 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  
 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為實言  
 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  
 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講故不言之。堯舜道  
 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  
 合於堯也。○**鳳**玄謂至徵用。正義曰老子云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  
 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大朝  
 者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  
 為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慎徵五典五典堯從**

**傳**

徵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

無違命

○微許韋反王云美馬云善也從才容反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髦叔獻

季仲伯虎仲

熊與豹季狸

納于百揆百揆特敘

**傳**

揆度也度百事

總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

敘無廢事業

○揆音葵癸反凱音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閎敬熹戴大臨危

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傳**

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

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朝直遙反

納于大

麓烈風雷雨弗迷

**傳**

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

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

合於天

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愆音起虔反

帝曰格汝舜詢事

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傳**格來詢謀乃汝

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

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

之

詢音荀底音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定也本或作底非

舜讓于德弗嗣

**傳**辭

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

**傳**慎微至弗嗣○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

下言命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

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

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

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末入

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總錄萬

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

明舜之德合於天大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汝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已德不堪嗣成帝也。○**徽美**至違命。正義曰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爲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爲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臯陶謨云天敎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願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

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為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嚴教以義為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為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為友今云兄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為恭恭謹于兄而兄友愛之。

**百揆**度至事業。正義曰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為總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為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瞿傲禱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人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上以揆百事莫不時斂地乎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次敘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上布五教同時為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為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也

之先後發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  
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  
敘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  
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  
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爲之但言百揆時  
敘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卽然由舜既  
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入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凱  
○穆穆美至凶人。正義曰穆穆美也釋詁文四  
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  
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  
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又曰虞書敷  
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  
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  
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  
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爲擯謂舜爲上擯以迎  
諸侯今孔不爲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  
侯爲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麓  
錄至於大。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爲錄也臯陶謨云

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喻其多  
 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  
 百事大錄萬機總是一事不為異也但此言德合于  
 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  
 傳稱越裳之使又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  
 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錄  
 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  
 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  
 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者無冬溫  
 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  
 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變人此為動天故最後  
 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  
 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格來至禪  
 之。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勝升釋諾文底聲近  
 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汝義同凡事  
 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  
 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為之事皆副汝  
 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為三年

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  
禪之也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鯀待三考冀其  
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  
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  
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  
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  
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為鯀  
既九年又加此二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  
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禮**上

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

廟正音政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名馬云  
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在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

**禮**

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玉者正天文之

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

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

音旋

肆類于上帝

**傳**

堯不聽

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

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王

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

者禮于六宗

**傳**

精意以享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者

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也水旱也

祭亦以攝告

禮音因王云祭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

馬云天地四時也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傳**

九州名山大川五

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

聖賢皆祭之

○墳扶云  
及衍音演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

牧班瑞于羣后

○

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

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

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

○輯徐音集  
王云合馬云

斂也瑞垂偽反信也

○

正月至羣后○正義曰舜既

牧牧養之牧徐音日

○

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

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玉者正

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

五星七耀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

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已受為是遂行為帝之事

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禮

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

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

已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  
 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  
 岳及羣收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  
 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禮上日至  
 祖廟。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  
 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  
 日亦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  
 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  
 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  
 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  
 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  
 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為天子於  
 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  
 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  
 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  
 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自堯始祖之  
 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

生喬極喬極生帝。帝善生堯，卽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况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在察至與否。○正義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象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爲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蕭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蕭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祭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

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得失由政故  
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  
審已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  
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  
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  
與否重審已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  
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  
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  
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  
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  
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  
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  
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  
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  
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  
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  
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

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地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  
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  
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  
之上又其南十三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  
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  
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  
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  
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  
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楊子法言云  
或問渾天曰落下闳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  
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楊雄之意以渾天而問  
之也闳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  
始鑄銅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  
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  
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流爲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  
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  
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  
八尺幾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

也。○**圓**堯不至五帝。○正義曰傳以既受終事又察  
 幾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巳攝  
 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  
 者祭百神禘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  
 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為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  
 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禮  
 望相次當為祭名詩云是類是禴周禮肆師云類造  
 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  
 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  
 裁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  
 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周禮司  
 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  
 帝也鄭玄篤信識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比  
 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  
 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  
 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  
 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

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圃**精意至攝告。○**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祭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鬯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臣弔二。自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成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祭敬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

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賈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藏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大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二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九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

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顛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禮**九州至祭之。○正義曰望於山川大總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特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旃也旃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旃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旃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南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

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  
 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  
 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  
 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  
 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  
 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  
 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  
 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輯**斂至正始。○正  
 義曰觀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  
 意故為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既為盡也釋言云  
 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故為  
 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  
 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  
 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璧男執蒲璧是圭  
 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  
 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  
 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  
 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

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也  
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  
若言舜新付之改爲舜  
臣與之止新君之始也

**傳** 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

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

○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收救反本或作符岱音代  
泰山也柴士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祭時積柴  
加牲其上而燔之行下孟  
反燔扶袁反又扶云反 **望秩于山川** **傳** 東岳諸侯

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禮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傳** 瀆徒  
木反 **肆觀東后** **傳**

遂見東方之國君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傳** 合四

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

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

律也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斗斛也衡稱也脩五禮五玉脩吉凶賓軍

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

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贊以

見之○贊音至本文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

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復

反下同還音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

還音旋

自東岳南巡五月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西岳華山初謂岱宗○華戶化反十有一月朔巡守

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恆山有如字徐于救反

如初○本初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

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藝魚世反五

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

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

則然堯又可知○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朝音直

遙反○敷陳奏進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

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音孚。敷庸。歲二月至以

舜既班瑞羣后既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

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

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

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

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

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

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

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

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雁也又修一死士所

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總言所用玉

帛生死皆為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如五玉之器

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  
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  
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卽向恆  
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  
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  
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  
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于於  
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  
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  
表顯其有功能用事。○禮諸侯至告至。○止義曰王  
者所爲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已恐其擁  
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  
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  
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爲天子  
守上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  
取相上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獮之名也王者  
因巡諸侯或亦獮以殺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  
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爲天子循收  
養人破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  
班瑞二月卽行故云旣班瑞之明月乃願春東巡春

位在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為東岳此經守至於岱  
 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  
 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  
 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  
 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  
 禮東嶽至子男。正義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  
 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  
 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  
 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  
 公為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其所言諸侯  
 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  
 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  
 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  
 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  
 牲帛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贍  
 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  
 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

牢殮五牢侯伯饗饌七牢殮四牢子男饗饌五牢殮  
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  
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  
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尚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  
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  
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合四至均同。正  
義曰上篇已訓協爲合故注卽以合言之也他皆倣  
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  
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  
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大  
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作甲  
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  
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  
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  
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  
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  
故孔解律爲法制卽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  
漢書律歷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

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  
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  
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  
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  
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  
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  
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一龠容  
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  
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乎也權重  
也稱上謂之衡稱銖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  
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  
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相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  
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  
因事宜而變名耳。禮儀吉至其玉。正義曰周禮  
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而以凶禮哀邦國  
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固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之婚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  
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

蓋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  
事此篇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  
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子時嘉也五禮  
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卽上文  
五瑞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  
列曰玉。○禮諸侯至執黃。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  
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  
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  
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  
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  
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  
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  
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  
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法  
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  
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  
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禮卿執至執雉

○正義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雁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  
 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  
 言績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  
 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雁不必有飾。玉帛至  
 見之。正義曰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  
 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雁也鄭玄云贄之  
 言至所執以自至也自至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  
 使有常也若不言贄則不知所用故言贄以結上文  
 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為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同  
 也。卒終至則否。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  
 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為還也五器文在贄下則  
 是贄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  
 璧卽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  
 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  
 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  
 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

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  
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饋者還其  
贄已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南岳至  
月至○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  
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恆北岳恆  
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恆山一名常山遊漢文  
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  
岳恆山爲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  
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  
廬江灊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  
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  
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  
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  
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  
乃名之卽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  
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  
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  
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

交代故為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恆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所為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朔巡守。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北史變文耳。○**傳**巡守至一牛

○正義曰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  
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  
德其義相通故藝爲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  
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  
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  
故爲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禰告諸廟廟用一  
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  
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各會至可知。  
正義曰此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  
諸侯各自會朝於四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  
上文肆覲東后是爲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評此  
不宜須重言之爲將說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爲故  
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  
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  
法已然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  
爲美故史錄之。敷陳至能用。正義曰敷者布  
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爲  
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

之言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  
 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  
 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  
 侯皆以車服賜之觀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

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  
 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兗青

徐荆揚豫梁雍并幽營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  
 封大也每州之名

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濬

荀俊  
**象以典刑**  
 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

反  
**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宥音又馬鞭云宥二宥也

**作官刑**  
 以鞭為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  
 扑撻楚

也不勤道業則捷之

○杜書下反徐敷  
卜反想皆推反

金作贖刑

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贖石欲  
反徐音樹

皆災肆赦

怙終賊刑

○

皆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

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皆所景  
反怙音戶

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

○

舜陳典刑之義勅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

○恤峻律  
反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

○

象恭禘天足以感世族

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

○共音恭左傳  
少暉氏有

子嬰信廢忠崇節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隱以新  
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裔以制反

放驩兜于崇山

○

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

○

反兜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  
 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此出天下之民謂之  
 渾敦杜預云即驩  
 堯也帝鴻黃帝也竄三苗于三危

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  
○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

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饕餮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棄傲積實  
 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賈天下之民以此三凶  
 謂之饕餮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  
 此三凶也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縉音音饕土乃反饕餮節反  
 殛鯀于羽山

此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

羽山東裔在海中  
○殛紀力反鯀故本反左傳纘項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

告之則頑舍之則監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構祝杜預云即鯀也構祝凶頑無儕匹之貌

四罪而天下咸服傳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

敘其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疏

肇十至咸服。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州以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一州以大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通利又留意于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充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為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誠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今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徒共工於北裔之幽洲於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

苗子西裔之三危誅。禹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肇始至二州。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為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為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傳〕封大至通利。正義曰：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為大也。周禮職方氏

海州晉云其山嶺曰某山。揚州會稽刺州衡山。豫州  
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恆山。幽州醫無閭。青  
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  
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  
以爲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  
無小者。當深之。故云。濟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  
職方氏。海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  
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濟之而已。○**象**  
法至。越法。○正義曰。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  
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做法。故爲法也。五刑雖  
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  
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入。皆是違  
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象**  
宥寬至五刑。○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從之。遠方  
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  
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  
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  
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卽太

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其鄉流放致罪為輕比鞭為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為輕且呂刑五罰雖重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禮以鞭至之刑。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修狼氏警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士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行若言若與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本必有定數也。○禮扑榎至。榎之。正義曰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栝也。楚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勸道業則撻之。蓋榎云撻以

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稽拊則拊亦官刑惟言  
作教刑者官刑鞭拊俱用教刑惟拊而已故屬拊於  
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拊蓋重者鞭之輕者拊之○  
金黃主贖罪。正義曰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  
鑿傳為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  
鐵總號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灋白金  
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  
工築氏為削治氏為殺矢鳧氏為鐘鼎氏為量段氏  
為鑄桃氏為劔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  
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  
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  
兩今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六  
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  
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  
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  
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銅三  
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  
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為六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

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卽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卽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已解此贖鞭扑加寸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爲刑名。傳言過至殺之。正義曰春秋言肆管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爲緩也昔爲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爲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鉅麇賊之是賊爲殺也此經二句承上與刑之下總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情姦詐敗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願經文者隨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正義曰此經

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州又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象參至曰：洲。正義曰：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狼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嶽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鄗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州之上，分之爲九。耳州取水內爲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黨於至南裔。正義曰：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

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  
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三苗**至西裔。○正  
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  
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為名非三國  
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  
苗亦應是諸夏之國人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  
言**三苗**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  
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餐即此三苗是也知其  
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  
檮杌饗餐投諸四裔以禦魍魎謂此驩兜共工三苗  
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  
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  
諧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  
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  
比周堯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  
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救訓不知話言傲很

明德以亂天常危典言鯀之行云噉哉方命圯族其  
事既同知禱祝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  
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  
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禱祝也而三苗爲饗餐亦可  
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饗餐也禹貢雍州  
言三危既宅三苗不敘知三危是西裔也。○**傳**方命  
至海中。正義曰方命圯族是其本性績胤不成試  
而無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極誅也傳  
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極竄放流皆誅者流  
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  
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極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  
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  
天爲罪之最次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  
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難不就爲罪最輕故後言之  
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爲東裔也漢書地理  
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  
中也。○**傳**皆服至見之。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  
初卽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土宰初來之時天下未

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  
以典刑以下徵用而卽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  
功之狀故作著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  
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  
此摠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  
則殛死禹乃嗣興信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鯀  
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  
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爲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  
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皋  
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  
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  
宅卽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爲徵用時事足可明  
矣而鄭玄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三肅難鄭  
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爲舜  
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  
殛爲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十莫大之罪還退  
無據亦  
甚迂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殂落死也堯年十

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

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頌才百姓如喪考

妣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喪如字又息浪

曰妣考母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

絲竹匏土草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

恩化所及者遠○遏安葛反或音謁八音謂金鐘也

土塤也草鼓也木○二十至八音○正義曰舜受終

祝敵也匏自交反○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

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

之人蠻夷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

恩化所及者遠也○頌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

死也釋詁文李廵曰頌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

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  
 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  
 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特  
 入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摠  
 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  
 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  
 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  
 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期之年  
 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  
 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期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  
 百一十八歲不得有七蓋誤為七也。○傳考妣至思  
 慕。○正義曰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  
 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也喪服  
 為父為君同服斬衰櫛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  
 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義  
 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  
 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  
 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二月

畿外之民無服不得知考妣故知百官也。○**遇絕**  
至者遠。○正義曰密靜釋詁文遇止絕之義故為絕  
也周禮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  
云金鐘罍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  
祝故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  
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入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  
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  
夫為天子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  
音言堯有盛德  
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傳**月正正月

元日上也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

**廟告** ○復扶  
又反 **詢于四岳闢四門****傳**詢謀也謀政治於

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 ○闢婢亦反  
徐甫亦反

**明四目達四聰****傳**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咨

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傳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

惟當敬授民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傳柔安邇近敦

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

長善傳惇音敦長張文反下同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傳任佞難拒

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難

音乃且反任音傳月正至率服。正義曰自此已下

壬又音而鳩反傳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

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

告已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

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眾賢也明四

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

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令為已悉聞見之既

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

湯古閣

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  
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  
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常厚行德信  
而使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為民之師長  
而難拒使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  
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月正至廟告  
○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  
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  
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  
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日令辰此之類也  
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  
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  
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微訟者  
不之堯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歌舜曰天  
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  
之下按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  
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  
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

之國也。○**○**詢謀至衆賢。正義曰詢謀釋詁文開  
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  
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代言仕  
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  
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廣視至  
壅塞。正義曰聽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聽  
四耳者目視若其不明耳聽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  
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摠申其意廣視聽  
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間見在下必由近臣  
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咨亦至民時。  
正義曰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爲咨  
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爲謀也立  
君所以收民民生在于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  
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穫故惟當敬授  
民時。○**○**柔安至長善。正義曰柔安適近醇厚皆  
釋詁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咸  
來擾亂雖欲安近亦不安人君爲政若其不能安  
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

近欲令遠近皆安也。工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收在遠方。故據遠近之悖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為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効之為善而行也。○**任佞**至來服。○止義曰：任佞，權詐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邦之法云：遠佞人，佞人始故以難距，佞人為斥遠之令不下，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而戎狄亦見矣。**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奮起庸功載事也。

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

○奮弟  
運反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求其人

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

**作司空**○**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

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

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

惟居是百揆勉行之俞以朱反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禹拜稽首

讓于稷契暨臯陶居稷官者稟也契臯陶二臣名

稽首首至地稽音啓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遙帝曰俞汝

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敕使住宅百揆

舜曰至往哉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

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

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

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

人也乃咨嗟勅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

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臯陶帝曰  
然然其所讓實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  
奮起至別堯○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  
釋詁文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  
成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  
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  
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  
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  
稱帝也○  
亮信至誰乎○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  
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  
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  
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書所順而後  
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  
四岳至用之○  
正義曰僉訓為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  
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  
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爵禹言  
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然其至行之○正義曰禹平水土往前三事嫌

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  
釋詁文。[圖]居稷至首至地。正義曰下文帝述三  
人遂變稷為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  
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  
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臯陶  
為文勢耳三人為此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  
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  
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圖] 阻難播布也

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

前功以勉之 ○阻莊呂反王云 帝曰棄至百穀。 難也播波左反 [圖] 正義曰帝因禹讓

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  
洪水之時衆民之難難在於飢汝若為此稷之官教  
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 [圖]  
阻難至勉之。○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

故爲布也。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後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蓋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爲天官，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帝曰：契至在寬。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

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五品至順也。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卽父母兄弟子孫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爲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卽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爲五常，又解此

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為言不據  
 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  
 也。○**布**五至前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  
 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  
 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  
 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  
 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  
 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  
 治之於事 **帝曰** 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猾** 亂也  
 不得寬也

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

宄言無教所致 **汝作士五刑有服** **汝** 猾戶入反寇  
 苦豆反宄音軌

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

中正 **剕** 魚器反截鼻也剕扶味反 **五服三就** **既**  
 剛足也大辟婢亦反死刑也

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

於朝士於市

○處昌慮反朝直遙反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謂

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

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于

里之外惟明克允

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

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

之

帝曰臯陶克允。正義曰帝呼臯陶曰往者

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充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為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

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誡之。

**○**猾亂至所致。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爲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寇者衆聚爲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與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爲害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爲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其歸功于人作與奪之勢耳。**○**士理至中正。正義曰士卽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

爲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爲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國是也。○**傳**：既從至於市。既訓服爲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箠，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註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爲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箠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卽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止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

不可通也。○謂不至之外。正義曰此五流有宅  
卽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  
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  
爲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人議之辟君不忍殺  
宥之以遠人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  
議能議功議貴議宥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  
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  
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  
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  
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讐辟諸海外卽與四裔爲  
一也次九州之外卽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  
方西方曰蠻東方曰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與此九  
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卽調人職云兄弟之讐  
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  
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于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  
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  
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  
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

從也。○**信**言事至述之。正義曰：惟明謂臯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臯陶有信，攷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見其臯陶有信，故彼信之也。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問**誰能

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

○垂如字，徐音睡。

**問**誰至

臣名。○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問**共謂供其

職事。

○共音恭。

**問**共謂供其職事。○正義曰：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為官名。上

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垂拜稽首，讓于及新，暨伯與。○**問**

及新伯與二臣名

○新七良反與音餘

帝曰俞往哉汝諧

傳汝

能諧和此官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

傳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

節言伯益能之

○益臯陶子也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

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帝曰俞咨益

汝作朕虞

傳虞掌山澤之官

傳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

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僕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

諸傳 朱虎 熊黑 二臣名垂 蓋所讓 四人皆在元凱之

中 皮反 熊彼 人皆在元凱之中者 以文十八年左傳

元凱之內 有伯虎 仲熊 卽此朱虎 熊黑 是也 虎熊在

耳 蓋是臯陶之子 臯陶卽庭堅也 蓋在八凱之內 垂

則不可知也 傳不在伯夷 夔龍之下 爲此言者 以伯

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 夔龍亦不可知 惟 帝曰咨四

言此 四人耳 傳雖言及 斯伯夷亦難知也 岳有能典朕三禮 兪曰伯夷

夷臣名姜姓 卽周禮之宗伯也 其職云掌天地人 三禮至姜姓 正義曰此特秩宗

鬼地祇之禮 雖三者併爲吉禮 要言三禮者是 天地

人之事故 知三禮是 天地人之禮 上文舜之巡守言

修五禮 此云典朕三禮 各有其事 則五禮皆據其所

施於三處 五禮所施於 天地人耳 言三足以包五故

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宗宗已具此略之也

尊也主郊廟之官秩序至之官。正義曰堯典

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

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

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夙夜惟寅直哉惟

**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

而清明寅如字。徐音爽。釋詁文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

已起深夜乃卧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伯

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暗昧也

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一名求龜反。帝曰俞往

欽哉

**傳**

然其賢不許讓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

**傳**

胥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

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胥直又反王云胥子國子也馬云胥長也教

長天下之子弟

直而溫寬而栗

**傳**

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

能莊栗

○莊栗戰栗也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傳**

剛失之虐簡

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詩言志歌永言

**傳**

謂詩言志

以導之歌咏其義以長其言

永徐音詠又如字

聲依永律和

聲

**傳**

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

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

人以和

**傳**

倫理也入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

命夔使勉之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傳**

石磬

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

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

○於如字或音鳥而絕句

者非拊音傳帝曰夔至率舞。正義曰帝因伯夷所撫徐音府傳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女

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

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

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

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傳**胄長至孝友。正義曰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

也。樂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育爲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入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爲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中和祇庸孝友之大德也。○**直**。直之直，莊栗。○**正義**。曰：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謂於莊嚴。

栗栗者謹敬也。剛失至其失。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臯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謂詩至其言。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若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而言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聲謂至和樂。正義曰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為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蕤姑洗蕤賓夾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

言族功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竅以聽鳳凰之鳴其雄聲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爲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旣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爲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倫理至勉之。正義曰倫之爲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變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而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石磬至可知。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爲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

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  
 自大同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踴躍是也人神  
 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  
 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  
 乃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帝曰龍朕嚮讒說殄行震  
 驚朕師

行而動驚我衆欲過絕之  
皇徐在力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註同徐失鏡

反殄切韻徒典反  
 行下孟反註同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

以信  
音候  
 帝曰龍至惟允。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爲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過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

龍使勉之。○**聖**疾至絕之。○正義曰：聖聲近疾，故為疾也。殄絕震動，皆禪誥文。讒人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衆人畏其讒口，故為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納**言至以信。○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為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帝曰：咨汝二十有

二人。**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

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欽哉！惟時，亮天功。**傳**各敬

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傳**帝曰：咨，至天功。○正義曰：帝既命用

衆官，乃總戒勅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

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之在於汝可  
得不敬之哉。○**圖**禹垂至命之。正義曰傳以此文  
總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  
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覆契臯陶受新伯與  
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  
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勅之鄭  
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  
祖所勅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  
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卽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  
或歷日命授乃摠勅之未必卽是元日之事也鄭以  
爲二十二人數及新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  
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敬之也岳牧  
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勅使不勅  
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幽明**

**圖**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

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黜丑  
律反

庶績咸熙分北三

苗

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

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北如字又音

三載至二

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  
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  
升之闇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  
皆廣前流四凶特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  
滅其國舜卽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  
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  
去使分背也。○三年至明者。正義曰三年一閏  
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按其功之成否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  
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  
地或進其爵位也。○考績至惡明。正義曰考績  
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卽是黜  
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  
言相背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

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相從俱從之則善從惡俱不  
 從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  
 也鄭玄以為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  
 耳猶為國若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  
 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為誅也  
 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  
 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  
 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為國君至不復從化  
 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為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舜生三十徵庸言

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

**歷試** 歷試至八年。正義曰上云乃言辰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卽是徵用之年已

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五十在臣位故歷試并為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載陟方乃死** 方道也舜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繼

守死於心葬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

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

二歲鳳方道至十二歲。正義曰論語云可謂仁

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行也

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為名未

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

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

遇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

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

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為天子五十

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

尚書疏

卷之三十四

四十一

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  
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

崩皆  
謬耳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

其方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別生分類生姓

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別彼別反分方作汨

作汨治作典也言其治民之功與故為汨作之篇

亡音骨九共九篇彙勞也既賜也凡十一篇

皆亡共音恭王邑勇反法也馬同彙苦報反既於

莫文皆亡而序與白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  
百篇之序摠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編首而亡篇之序

即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眾家經文並盡此  
惟王注本下更有泅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

帝

至橐飲。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為作者  
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  
附於本篇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  
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  
大而統治之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  
從作泅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橐飲之篇凡十一  
篇皆亡。言舜至其方。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  
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為其官  
居其方不知若此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  
經闢射無以可中孔氏為傳復順其文為其傳耳是  
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泅治至篇亡。正義曰  
泅之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與也言其治民  
之功與以意言之耳。橐勞飲賜也。正義曰左  
傳言犒帥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橐得為勞也  
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  
賜是飲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疏

卷之三

及古閣

書言辭輔者以疏林辭用漸會楚之長稟爵為其也  
 之由典以意言之耳。○**○**稟也禮顯也。五漢曰古  
 氏之為宗無五賄也非豈味義始為典也言其前只  
 非不也賦也始者始也。○**○**所或至篇中。五漢曰  
 豈開懷無以下中其九為所與顯其文為其體耳長  
 其其式不賦者此篇之凡此三篇之率亦獨不其  
 與也下士陸天子之彌始云聖四式篇則各為其官  
 篇者才。○**○**言我至其式。五漢曰吾與書賦帝異  
 我我而我篇又非此共此篇又非稟禮之篇凡十一  
 而辭皆之又為其限其報勉之也衣似與醜谷與  
 士篇者之車篇各就其式置端其官尋其與在之式  
 抑然本篇亦而為之體始光乳亦此也帝後命世不  
 之意宜用則亦始以之各錄其篇首其與字樣以真  
 至稟禮。五漢曰此乳也亦以書乳我限以為非亦  
 新王五本才更亦所非上共勉勉亦非古  
 噴顯其大篇尋見亦善之問眾宋繼文並盡此

尚書註疏卷第四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大禹謨第三

一。祥文徐云本虞書總為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志七錄為十卷

虞書

臯陶矢厥謨

傳

矢陳也

臯音高陶音遙

禹成厥功

傳

陳其成

功帝舜申之

傳

申重也甫美二子之言

用反

作大

禹臯陶謨

傳

人禹謀九功臯陶謀九德

謨亦

益稷

凡三篇

疏

臯陶至益稷。正義曰臯陶為帝舜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

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臯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臯陶者臯陶之篇臯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臯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臯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臯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臯陶謨後故後其篇。○**傳**矢陳也。○正義曰矢陳釋詁文。○**傳**陳其成功。○正義曰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傳**申重至之言。○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傳**大禹至九德。○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摠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傳**凡三篇。○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大禹謨

禹稱大其功謨謀也

也

正義曰

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為文計此三篇禹謀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蓋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也

曰若稽古大禹

也

順考古道而言之曰文命敷于四海

卷之二 二

祇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命先儒云文命禹名曰若至于帝。正義曰史將

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論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

以文德教命在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

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順考至言之。正義曰

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

皆是順考古道也。言其至堯舜。正義曰敷於

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率其

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祇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

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祇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

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眾民皆疾

修德易以戒反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

治甫吏反

遺賢萬邦咸寧

**傳**

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申如此

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

俞羊朱反攸音山徐以帚反

稽于眾舍已

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傳**

帝謂堯也舜

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眾從人矜孤

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

舍音捨告故毒反矜居陵反

**疏**

曰后全時克○

正義曰禹為帝舜謀曰若能重難其為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眾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已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為人上者考於眾言觀其是非舍已之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為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

之不易也。○**傳**敏疾至修德。○正義曰許慎說文云  
 敏疾也是相傳為訓為君難為臣不易論語文能知  
 為君難為臣不易則當謹慎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  
 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眾民各自舉則皆疾  
 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  
 ○**傳**攸所至下安。○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  
 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  
 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  
 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傳**  
 帝謂至所重。○正義曰舜稱為帝故知帝謂堯也舜  
 因嘉言無所伏以為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  
 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眾  
 從人矜孤愍窮以為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  
 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  
 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無妻謂之  
 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  
 此無告是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  
 以摠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益曰**

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傳**

蓋因舜言又美

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

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

天下君

**傳**

春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

以勉舜也

○春居倦反奄於檢反

**傳**

蓋曰至下君○正義曰嗚呼承帝言歎美堯德曰嗚呼

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所不通乃神而微妙

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為大

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內為天下之君○

**傳**蓋因至禍亂○正義曰廣者闢之義故為所覆者大

運者動之言故為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

眾事故為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

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

尚書疏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  
重故也。○**春**春視至勉舜。○正義曰詩云乃春西顧  
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春為視春同釋言文蓋  
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冀之必及堯也。禹曰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

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迪**徒歷反  
響許丈反

益曰吁戒哉敬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

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成於無形備慎

深乘法守度言有恆。○**吁**况俱反度徒  
布反虞度徒以反。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

持以為戒。○**樂**音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戚百志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傳歎而言念重

其言為政以德則民懷之

音鳥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傳**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傳**

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

善政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傳**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

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

音洛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傳**

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

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

已

○俾必爾反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

壞乎怪反

世永賴時乃功

**傳**

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

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疏**

禹曰至乃功。

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敘九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之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為善也帝答禹曰汝之所言為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

**傳**歎而

至懷之。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為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  
使念蓋言也禹謀以九功為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  
言也。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六府即  
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  
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  
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  
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上之所生故以上  
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  
數為次此以相尅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  
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正德  
至善政。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已  
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為糜  
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為民興利除害  
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謂薄  
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  
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  
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故謂善

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  
 正下故以正德為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  
 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言六至之致。正義曰  
 上六下三卽是六府三事此總云九功知六府三事  
 之功為九功惟敘者卽上惟修惟和為次敘事皆有  
 敘民必歌樂君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  
 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  
 而頌聲作也。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美釋詁  
 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  
 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  
 年左傳云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釋乃言九功  
 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  
 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  
 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  
 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藝已來樂  
 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滌六府以  
 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水至不至後。  
 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交興福分

之耳天之不咸，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木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上，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縣墮洪水，淵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敘，是禹命五行敘也。帝曰：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眾臣不及。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傳**八

十九十日曰耄，百年曰期。願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不

解怠於位，稱總我眾，欲使攝。格，戾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反。倦，其眷反。願

以之反，厭於豔。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

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

德，民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

○種章用反  
降江巷反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傳**

茲此釋

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傳**

名言此事必在此

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皋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

念之

**傳**

帝曰格至念功。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

孝期之謂厥德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

帝位德領我眾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

就我也言已不堪德眾也皋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

於民眾皆歸服之可令皋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

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

人在此罪囊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

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

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其口出

見其心以舉臯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錄其  
功以禪之言臯陶堪攝位也。○傳八十至使攝。○正  
義曰八十九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  
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改至今九十九矣年在耄期  
之間故竝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  
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傳邁行至服之  
○正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  
種物必布於地故爲布也。○傳茲此至可誣。○正義  
曰茲此釋詁文釋爲舍義故爲廢也禹之此意欲令  
帝念臯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  
念廢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傳名言至念之。○正  
義曰名言謂已發於口言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  
臯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言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  
對帝讓臯陶即是名言之事故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  
心故後言言出以義爲主者言  
已讓臯陶事非虛妄之義爲主。○傳帝曰臯陶惟茲臣庶

罔或干予正

傳

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傳弼輔期當也歎其

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治音雅當丁浪反又如字刑期于無刑

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傳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

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

勉之○懋音茂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傳

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愆音牽罰弗及嗣賞延于

世傳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

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傳過誤所犯雖大

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宥音又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傳**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傳**辜罪

經常司主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

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辜音孤好呼報反帝曰俾予從教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傳**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

是汝能明刑之美**傳**帝曰臯陶至之休○正義曰帝

之曰臯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

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

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

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臯陶以帝美已歸

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  
 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  
 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  
 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  
 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  
 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  
 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  
 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已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  
 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  
 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彌輔至治體  
 ○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  
 當之言故為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臯陶用刑輕重  
 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雖或至勉之。○正義  
 曰言臯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為罪必將被刑民  
 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  
 用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  
 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  
 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愆過至之義。○正

義曰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  
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帝衆  
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  
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  
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  
驅亦至及也。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  
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爲及也。○  
道。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臯陶因  
帝勲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  
使然非已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  
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  
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  
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於有罪故也故言非  
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爲赦  
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  
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爲文勢故  
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優渥  
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降水傲于成允

成功惟汝賢

**傳**

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

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

儆居領反重直用反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傳**

滿謂盈實

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

謙沖不自盈大

假工雅反盡津忍反為于偽反

汝惟不矜天下莫

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傳**

自賢曰矜

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

不失其功所以能絕眾人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

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傳**

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元

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

身汝終當升為天子

○不普  
悲反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

**傳**

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

一信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傳**

無考

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

○聽徐  
天定反

可

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

**傳**

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眾

戴君以自存君恃眾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

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傳**

有位天子位

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為天子  
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興我朕

**言不再**

好謂賞善戒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

宣之成於一也

○出如字徐天遂反  
好如字徐許到反

**帝曰**來至不

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水儆戒於我我恐  
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  
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  
飲食卑宮室常執謙冲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  
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能汝  
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  
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曆運之數帝位當在汝  
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為天子因戒以為  
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  
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

人安而道明耳又爲人君不當妄受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好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所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與受其言也。○書水性至美之。○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徽戒於子益稷云予創若時娶於澧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蓋度此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爲

聖其功為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滿謂至盈大。○正義  
 曰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詰文言已無所不  
 知是為自滿言已無所不能是為自大禹實不自滿  
 大故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  
 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  
 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  
 故再云惟汝賢。○**○**自賢至眾人。○正義曰自言已  
 賢曰矜自言已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  
 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  
 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  
 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眾  
 人也。○**○**不大至天子。○正義曰不大釋詰文曆數  
 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典故言曆數謂天道鄭  
 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識緯之說義  
 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眾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  
 詰元訓為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

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正義曰居位則治民  
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  
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為蕩  
慮之主道心為眾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  
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  
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  
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傳**無考至聽用  
○正義曰為人之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  
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眾人之謀謂專獨用意  
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  
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為語謀謂豫  
許前事故互文也。○**傳**民以至而立。○正義曰百姓  
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  
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傳**  
有位至汝身。○正義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  
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  
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  
謂四海之困窮之民今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

所云孤獨寡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太福保大名也。○好謂至於一。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與我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為伐惡易繫辭曰言誥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言故不可再

吉之從



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

音梅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帝王立卜占

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

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

蔽必世反徐南世反斷丁亂反

朕志先

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傳習因

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

所枚卜僉七禹拜稽首固辭傳再辭曰固帝曰毋

惟汝諧傳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

元后之任禁今鳩禹曰至汝諧正義曰禹以

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

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

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

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決不得因

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

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

是壽之名也故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  
 然然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帝王至後卜。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  
 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謂帝王立卜  
 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為斷也昆後釋  
 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  
 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  
 大龜也。習因至枚卜。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  
 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  
 後因前故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  
 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  
 同心鬼神其依即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  
 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  
 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  
 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  
 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  
 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言毋至之任

○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  
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  
言毋者所以禁  
其辭令勿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

○正音政  
徐音征

率百官

若帝之初

傳

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

記

正月至  
之初○

正義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已禹辭不獲免乃  
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摠  
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  
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受舜  
至尊之○正義曰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  
若舜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  
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  
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  
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  
生句芒句芒生蟠牛蟠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

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禘敬康句  
芒蟠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

**傳**順舜至行之。正義曰若不得為如也舜典巡守

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

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

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

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

為虞書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

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傳**三苗之民數

于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數。

**音**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傳**會

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禮反。蠡

蠡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

茲有苗昏迷不恭。**傳**蠡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

蠡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

蠡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

○蠹春  
允反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侮先王輕慢典教

反正道敗德義  
○侮亡諫反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言民叛天災

之  
○咎其  
九反  
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  
肆故也辭謂

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竟有勳

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  
帝曰咨至有勳○正

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  
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

告誓於眾曰濟濟美盛之有眾皆聽從我命今蠢蠢

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

命侮慢典常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  
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眾上天降之

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此謹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  
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  
可懈情。○傳三苗至討之。○正義曰呂刑稱苗民作  
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  
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  
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卽位之後往徙三  
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下王誅  
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卽三苗是諸侯之君而  
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  
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  
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  
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旣殛死於羽山  
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  
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  
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  
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  
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  
後萬事皆舜土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著帝之

初其爭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  
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卽舜史所錄明  
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會**諸至之貌。正義  
曰車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  
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  
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  
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  
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  
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  
○**蠢**動至討之。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  
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日入爲昏是爲  
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直討之。○**狎**侮  
至德義。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爲狎  
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  
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爲異旅藝云狎侮  
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  
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已賢  
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

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正行也。○廢仁賢任姦佞。○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為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蔽任此則昏迷之狀也。○肆故至下事。○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前庶至我命。○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為庶幾。三

**甸苗民逆命**○甸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

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

兵所以生辭。○誥古報反憚徒旦反○益贊于禹曰惟

**德動天無遠弗届**○贊佐届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

其脩德致遠。○届音戒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

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帝初于歷山

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傳**

仁覆愍下謂之旻

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

天及父母克已自責不責於人

○山本或作畝號戶高反旻武巾反

負

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傳**

慝惡載

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

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志誠感頑父

○慝他則反見

賢遍反瞽音古瞍素后反夔求龜反齊音側皆反

至誠感神別茲有苗

**傳**

誠

和矧况也至和感神况有苗乎言易感

○音咸矧失忍反易以豉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為當

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當丁浪反下

同還經典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

來之音但舞于羽于兩階千楮羽翳也皆舞者所

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階徐音皆楮食允

反繫於計反闡尺善反七旬有苗格計而不服不討自來明

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

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洞庭弄三旬至苗格反蠡音禮正義曰禹

既誓於衆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肯服罪蓋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

古語 卷之四 汲古閣

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  
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  
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爲父  
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乃自負其  
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夔然悚懼齊莊  
戰慄不敢言已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  
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況此有苗乎言其  
苗易感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然益語也遂  
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下羽于兩階之  
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  
○**傳**旬十至生辭。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  
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  
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有  
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  
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  
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  
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卽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  
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

為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千王誅逆者難  
 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為之  
 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為退而又不降復  
 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  
 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  
 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  
 也。○**禮**贊佐至致遠。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  
 人故贊為佐也屈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  
 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屆乃據人言德動遠  
 人無不至也蓋以此義佐禹欲修德致遠使有苗自  
 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  
 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  
 皆德動之也。○**禮**自滿至常道。正義曰自以為滿  
 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蓋言  
 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禮**仁覆至  
 責於人。正義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

旻愍也。采天愍已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曰號泣于旻天，何為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子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以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已自責，不責於人也。○**○**愍惡至頑父。○正義曰：愍之為惡，常訓耳。舜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夔夔與齋慄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已，事瞽同耳。丁寧深言之，敬以事見于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齋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誠和至易感。○正

義曰誠亦威也威訓為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矧  
 况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譬天以玄遠  
 難感譬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譬故言  
 感天感譬以况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尙能  
 感天神而况於有苗乎言其苗易感神覆動天而不  
 覆言譬者以譬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天  
 難於感譬故舉難者以况之其實天與譬俱言難感  
 以况有苗易於彼二者。○昌當也釋詁文禹以苗言為當拜受而已即還還不  
 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十旬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  
 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  
 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  
 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  
 衆而還。○遠人至來之。正義曰遠人不服文德  
 以來之論語文也蓋贊於禹使修德而帝自誕敷者  
 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  
 ○千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千為楯名故千為

諸釋言又云蠶鬚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鬚也故  
明堂位云朱于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  
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于羽  
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  
賓主階闈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卽亦舞武也  
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  
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禮討而至百里。○正  
義曰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  
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  
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  
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辨士之說不必皆  
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爲然禹貢五  
服甸侯甸要荒荒最在外王畿而五百里其外  
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爲二千五百里

### 臯陶謨第四

虞書

皇陶謨

**傳**

謨謀也皇陶為帝舜謀

為于

**傳**

謨至

舜謀。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

詳其文

曰若稽古皇陶

**傳**

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

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

夫音扶治直吏反

下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傳**

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

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蹈徒報反

禹曰俞如何

**傳**

然其言問所以行皇陶曰都

慎厥身修思永

**傳**

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為長久

之道。絕句。身修。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

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眾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

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都昆反。惇切韻。禹拜昌

言曰俞言。以臯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當丁浪反下同

曰若至曰俞。正義曰史將言臯陶之能謀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臯陶

也其為帝謀曰為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諸已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

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臯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已身而修治人之事思

為久長之道又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眾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

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亦順至之則。正義曰二謨

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  
謂之為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為謨典謨之文  
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  
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  
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  
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為君而云謨者禹在  
舜時未為君也顧氏亦同此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  
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  
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 速蹈至其  
政。正義曰釋詁文迪道也聲借為導導音與蹈同  
故迪又為蹈也其德即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  
臣為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  
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已性又當受納人  
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  
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出故以聰明言  
之此曰上不言臯陶猶大禹為謀曰上不言禹鄭玄  
云以臯陶下屬為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  
不類甚矣。○**傳** 歎美至之道。正義曰案傳之言以

修爲上讀顧氏亦同也。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敘九族，猶弄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旣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爲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已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已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不同。

道在人所信任，在能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

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知人則

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知。

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

堯傳 佞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傳 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

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

亂政故遷放之傳 卑陶曰都在至孔壬。正義曰卑

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

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

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

猶其難之况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為大智能用官得

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為惠政眾民皆歸之矣此甚不

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

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

於彼巧言令色為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

之是知人之難。傳 哲智至歸之。正義曰哲智釋

言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

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孔甚至放  
之。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  
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  
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王之文在三人  
之下摠上三人皆甚故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  
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  
之徒甚故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  
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  
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禹  
融云禹為父隱故不言鯀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行下孟  
反注性行

行正直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載行采事

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 臯

至采采。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為難臯陶又言行之  
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難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

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  
 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  
 某事以所行之事為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  
 言人至可知。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  
 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矣  
 然則臯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臯陶知有此術帝堯  
 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  
 四凶賄迹以顯舜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  
 成敗以示教法欲開臯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  
 是此實其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為  
 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  
 正義曰載者運行之義故為行也此為薦舉人者稱  
 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  
 此人常行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為有德之  
 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禹曰何  
 問九德  
 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臯陶曰寬而栗

○

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

○

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  
**愿而恭**  
愿音願慈切韻苦角反

恪若各反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  
**擾而毅**  
擾

順也致果為毅擾而小反徐音饒毅五既反  
**直而溫**  
行正道而

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  
**剛斷**

而實塞斷丁亂反  
**彊而義**  
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撓女孝

反彰厥有常吉哉  
**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

人而官之則政之善禹曰至吉哉。正義曰臯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其品例

曰何謂也臯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順

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彊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

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帝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哉。○**性**寬至莊栗。○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寒實寒亦是不為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為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慤**愿而恭恪。○正義曰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乃為德。○**亂**治至謹敬。○正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為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儀**攸

順至為毅。正義曰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為順也。致果為毅宜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為強毅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性簡至廉隅。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為德也。剛斷而實塞。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克實乃為德也。無所至合義。正義曰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為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已所是不為眾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濶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

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  
 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  
 地與此不同。彰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吉善  
 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  
 者若暫能為之未成為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  
 之常知其入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  
 官之則為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  
 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恆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  
 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  
 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傳**

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

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

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

○浚息後反  
 馬云大也

曰嚴祇

**敬六德亮采有邦**

**傳**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

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

嚴如字馬徐魚檢反

**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

**翕**

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

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

如此則俊德能治之事並在官

翕許及反俊又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

又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僚**

僚丁皆官也師師相師法

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僚本又作寮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撫**

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

撫方武反凝

魚陵反馬

**日宣**

日宣至其凝。正義曰畢陶既陳人有

云定也

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

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爲諸侯使有國也然  
後德以天子之命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  
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其能無所  
遺棄則天下後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  
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  
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則衆功其  
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三德至大夫。正  
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德之內謀有  
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亦布義故爲布  
也風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  
且行之須爲待之意故浚爲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  
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  
言能日且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  
不懈怠者乃可以爲大夫也以士卑故言不及也計  
有一德二德卽可以爲士也。三德六德皆亂而  
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有國至諸侯。正義  
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爲己有故有國謂諸侯也  
祇亦爲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

狀也。故言曰：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洽政事，則  
可以爲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曰：日者，言人之行德  
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  
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  
故先大夫而後諸侯。○義翁合至在官。正義曰：翁  
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三六之  
德而用之。以此人爲官，令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  
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  
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卽充九數。故  
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爲大夫，用爲諸侯，使之治民事  
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曰：宣日嚴，天子當任  
人使之，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  
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又  
訓爲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  
人爲乂。○義僚工至無非。正義曰：僚官釋詁文工  
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義凝成至皆成。正  
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  
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

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眾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

**傳**

不為

逸象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

**傳**

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

之微

○兢居凌反業如字徐五荅反幾徐音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傳**

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

天官私非其才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傳**

天次

敘人之常情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

五厚厚天下

○有典馬本作五典分扶問反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庸哉

庸常自內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

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

○有庸馬本作五庸

同寅協恭和

衷哉

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

○衷音中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天子諸侯卿大

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

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

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

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

無教至懋

哉○正義曰臯陶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為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為逸豫貪欲之事是

有國之常道也為人君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  
 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  
 親自知之不得自為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  
 立官以佐已無得空廢眾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  
 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  
 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教人倫使有常性故人  
 君為政當勅正我父母兄弟于五常之教教之使五  
 者皆醇尊哉天又次序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為政  
 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  
 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  
 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  
 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為五  
 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  
 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不為至之常  
 ○正義曰○二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  
 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  
 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  
 生此王國之類是也。○兢兢至之微。○正義曰釋

訓云統節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  
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為微也 日二

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  
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

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也。○**○**曠空至  
其才。正義曰曠之為空常訓也位非其所職不

治是為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為臣  
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

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  
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

非其才至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  
不得其人也。○**○**天次至天下。正義曰天敘有典

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  
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敘人之常

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令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  
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為天次敘之天意既然

人君當順天之意勅正我五常之教使人君為之故言我  
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

五教偏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禮**庸常至有常。○  
 正義曰庸常釋詁文又云自由也由是用故自為庸  
 也天次敘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  
 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  
 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  
 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饗餼殮牢  
 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敘此云天秩者敘謂定  
 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  
 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勅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  
 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  
 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於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  
 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  
 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  
 說耳。○**禮**衷善至和善。○正義曰衷之為善常訓也  
 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為善此文承五禮  
 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  
 善也鄭玄以為并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  
 禮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為五禮而已非言

是也。○**傳**五服至有德。○正義曰：蓋稷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采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為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傳**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

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傳**天

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

畏之効。**傳**言天威馬本作威。○畏如字，徐音。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傳**言天

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

**禮畢陶曰**：敬言惠可底行。**傳**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

順於古道可致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傳然其所陳

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皐陶曰予未有知

思曰贊贊襄哉傳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

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

序○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更反襄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索爾雅作讓因也如羊反○

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懋哉之下言所勉之

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為耳目之

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畏天

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代之成其明威天

所賞罰達于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皐

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

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

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皐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

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  
言之哉非已知天而所自能是其謙也。○**傳**言天至  
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經大  
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  
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義其言  
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  
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是我民聽天視自我民  
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  
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為民所歸  
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  
用民為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傳**言  
天至敬懼。○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  
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  
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即此有土  
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  
可不敬懼也。○**傳**言我至之序。○正義曰臯陶自言  
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為謙知其自言未有所  
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

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口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下說臯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

禮記○五美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言言  
禮記○五美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言言  
禮記○五美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言言







